

臺靜農 〈紅燈〉

王五躬著腰站在水井沿上，吃力地在那裡拔水，頭上汗珠幾乎落到水井裡，披在光脊上的藍布手巾，已經一塊一塊地濕了。

吳二姑娘拎著菜筐同小水桶，遠遠地趕到，站在王五的一邊，等著王五拔水的竹竿。

“你站在水渦里，不怕濕了鳳頭鞋么？”王五一面在拔第二桶水，一面故意地向吳二姑娘調笑。

“砍頭的——”

“怎么？大清早晨，出口就傷人！”王五雖然是這樣地說，卻是笑咪咪地看著

吳二姑娘。“好罷，我來幫你拔一桶，莫等累了繡花手。”

“我自己能以，不要你獻好！”雖是這樣拒絕，卻不由地將小水桶遞給王五了。

“嚶啣嚶啣乾妹子”李發擔了一副空水桶，遠遠一看見了這裡的一男一女，先是咳嗽了一聲，然後便叫起巧來。這時候吳二姑娘正蹲在清石板上洗菜；王五拿了扁擔，預備擔了就走，雖然兩只黑眼珠依舊是向著吳二姑娘迷惑地看著。

“我以為是誰，原來是老五！”李發先招呼了王五。

“今天來得早，太陽曬著屁股了！”

“不是的，今天大清早晨汪家大表孀子找我借錢，她說她昨夜夢見了她的兒子得銀，血著身子，也沒有穿衣裳，忽然來到她的床面前，老是站著不動。”她哭著說，“他是冤枉，想黏幾件衣服燒給他，要問我借幾百錢。我真對不起她，我現在手裡一個錢也沒有，下月的水錢還沒有到月。……”

“得銀不是在柵門外賣餃子么？怎么死了，又有什麼冤枉呢？”吳二姑娘驚異地問。她菜已洗完，袖子高高地卷著，露出紅嫩的手膊，站在小水桶一旁，聽得出神。鳳頭鞋是同小划船一般地向上翹著。

“怎么？你還不知道他是已經死了么？虧了二姑娘你！”

李發故意驚訝地答應她，兩眼釘在她紅嫩的手膊上。

“你曉得，他是幹了這個買賣，將頭混掉了！”王五連連地接著說，伸出一個拳頭，幾乎碰了二姑娘的鼻樑；這拳頭，是表示得銀曾經捶了人家的大門。

“喔，沒想到得銀不好好的，作了這事！”她說了，同時收拾了菜筐，拎了小水桶，大擺大搖地走了，王五貪饞的一對目光送著她。

“唉，真沒想到得銀這樣的老實人，居然改了行。要不是碰見了那一位，我想他年紀青青的決不會！”

“那一位是誰！”王五茫然地問。

“怎么，那一位你也不知道了，不是他么？——三千七！”

“喔，他我是知道的。”王五恍然地說。“他能打少林拳，他能夠在黑夜裡跑到三十里外的人家去捶門，或是跳進八九尺高的圩牆，奸了人家的女人。

“你看，得銀這孩子有這大本領么？這年頭真不容易混！”

“他媽的，反正巧糧食吃不得。要想使巧錢，吃巧糧食，就要緊防著頸脖子分家！”

“可憐他娘守一輩子窮寡，為了他一個，那知道只開花不結果！”李發嘆息地說。

“世上有這些慘事的。不過我問你，他在那裡碰見了三千七？”

“我也不大清楚，聽說是一天早晨，得銀到河沙灘去買劈柴，頂頭就碰見了那一位，他兩個便親熱地打了招呼，因為他兩個從前住在一塊認識的。好像，當時三千七約他到了沙灘西岸的柳林里去，在那裡說了幾個時辰的話。說些什麼，誰也不知道；還有好話嗎？自然是勸他下水！……”

“什麼勸他下水，不過叫他的二斤半，好像三個錢分兩下，一是一，二是二罷了。”王五有些慨然了。

“唉，老五，到哪裡講天理？我越想越替她可憐，她沒有做過虧心事，又守了一輩子窮寡！”

拔水的人漸漸地多了，他倆於是匆忙地擔了水走了。得銀的娘夢見了她的兒子以後，夜間就打算給他黏幾件衣裳，但是想來想去，在那裡弄錢買紙呢？最後，便想到李家二表嫂的兒子李發，他人還實在，總可借一點，等到秋來新棉花下世，可以紡線賣錢還他。

雞叫一遍的時候，老人便起床了，這時東方是魚白色。她是靜等著天亮，好到李發那裡去。老人悽慘地坐在小房裡想著。錢借到手時，除了買二斤錢紙外，要買半刀金銀箔，給他疊些金錠銀錠；再給他黏一套藍衣，一套白衣。但他生前也活了二十

三歲，從沒有穿過大褂，當他十二三歲在過新年的時候，總是羨慕人家穿長衣，那時總是敷衍著說，大了再穿罷，現在他是終於沒有穿過長衫死了。在他死後，應該給他黏一件大褂，一件馬褂。

天是亮了，太陽在東方放了紅彩，老人於是帶了希望的心往李發那裡去了。但是不久，老人便頹唐地從那裡回來了，她的一切的希望現在都破碎了！不經不由地，老人又默想到了她的一生。

當得銀的父親斷氣的時候，雙眼是可怕地睜著，她跪在他的面前說，“放心啊，孩子有我！”於是不多時雙眼便閉了，這時得銀才三歲。二十年來，為了這孤苦零丁的孩子，人們所不能受的欺負，她竟忍受了；人們所不堪的，她竟掙扎的度過了；終沒想到，竟得了這樣的報應！一切都不說，將來有什麼話可以對他的父親呢？老人的心愈紛亂，於是又想著他的得銀。

那一天到河沙灘去買劈柴，回來很遲，劈柴並沒買著。問他為什麼，他說遇見了三千七，此時她還罵他：生就不是好東西，同這一流人交接。但他只是匆匆地將餃擔子挑走了，她並未注意他的神情。當晚得銀沒有將餃擔子挑回，他說是放在張三的更蓬里，平常有時也是這樣，所以她也沒有理會。但是在吃飯時，他已不似平日般的活潑了，只吃了一碗飯，輕微地嘆了兩口氣走了。

她這時才覺著他的神情奇怪，但也沒想到有什麼意外。當晚打二更後，他才回來，開口便說，“娘還沒睡呢？”她說，“等著你呢，今天為什麼回來這樣遲？”他當時勉強地說：“乘涼去了。”油燈昏昏地照著，好像房中隱伏著陰魂般的慘澹。她是懷了疑慮，究竟不知兒子為了什麼，因而一夜也未睡覺。更使她不安的，是半夜里聽到得銀在夢中嘆氣。有時還在夢中說：“主意定了，去罷！”她幾次想叫醒他，終於不敢，怕的是加重了他的煩惱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他的顏色慘白，比他平常賭了牌熬了夜還難看。她故意從容地問他：“昨夜夢裡說的是什麼呢？”他不自然的微笑著：“娘還不知我是愛說夢話么？”於是他要了白小褂換了，慢慢地扣了，又慢慢地卷了袖子。他的目光從全屋輕輕地移到她的身上，於是出門走了，走到柳樹下又回過頭來，似乎要說什麼而不及說了。

她想到這裡，更是茫然了，萬沒料到他從此一去不回了。她悔恨，她是這樣的蠢笨。那時候，她應該追隨去，用她全生命的力量；要是果然這樣做了，那這一隻鳥——她的一生中惟一的一隻鳥，決不會飛去的。

“老東西，他用我的錢都不是錢？哼，還要挑子！”

她偶然想到得銀的餃挑子存在張三更蓬里，打算將它要回，變賣出去，黏紙衣的錢是有了，還可以請道士給他超渡。他找了張三，張三居然說得銀欠他的錢，他已經將挑子變賣了。她是知道她的兒子平常不大向別人借錢的，即或為著天陰沒有生意借了錢，必定告訴她的，並且張三這人弄點錢就喝了酒，哪有閒錢放賬呢？她同他理論，反遭了他在十字街跳著辱罵。

“不講理的老畜生，好，同你見營長去，你兒子的贓還要拿出來……”

她哭著走著回去，這辱罵時時在她的耳里。她雖是絕望了，猶幸這是七月半的鬼節的前幾日，市上有的為了慈善，有的為了在神前早已許下的心願，在夜間，請道士為鬼靈超渡。於是有了這種機緣，她在這幾天的夜間。總是扶了竹杖，偷偷地踱到那道士們所設的亡魂的寒林之下，恐怕被人發覺，輕輕地呼喚著：銀兒到這裡領錢罷。

南山陰雨，河水暴漲，沙灘已深深湮沒。市上有人提議，趁這鬼節的七月十五，應該備些河燈，免得今年被營長示眾的雄鬼們，老是在這曠野中旁徨著。她得了這種訊息，也想糊一個小小的燈，雖然她的兒子並非死在此處，但她總是相信得銀的魂是能夠回到本鄉本土的。但是錢是一文沒有，已經一天多沒吃東西了，眼前就要討飯去，用什麼買紙呢？偶然她抬頭看見荻柴的破牆上，夾有小小的紅塊，她將它拿下來，正是一張紅紙。她忽然心頭一熱，眼淚落下，因為這紙是得銀去年過新年時買了未用完的。她又很快地將眼淚拭乾，恐怕滴濕了這紅紙。為了要竹篾作燈骨，於是她往楊太太的園裡去求一棵竹子。她剛到楊家的籬笆前，猛然撲來了一條黃狗，此時她便昏跌在地下，同是屋裡出來了人，斥走了狗，將她扶起。猶幸狗還未咬著，可是她那衰老的容顏，已慘白得沒有人色。

她將一枝新竹拿到家，辛勤地將竹破成四片，再破時，竹片一軟，刀竟落在她左手的食指上。鮮血迅急地流出；她不覺著痛，用了她顫慄的右手抓了一些香灰敷在創口上，用布裹好。她又繼續地破下去，只是兩手仍舊顫慄不止。黃昏時，她將這燈糊好了。她看來這是美麗的小小的紅燈。她歡欣的痛楚的心好像驚異她竟完成了這種至大的工作。

當天晚上，便是陰靈的盛節。市上為了將放河燈，都是異常鬨動，與市鄰近的鄉人都趕到了，恰似春燈時節的光景。大家都聚集在河的兩岸，人聲嘈雜，一些流氓和長工們都是興高采烈，他們已經將這鬼靈的享受當作人間遊戲的事了。

“瞎了你的眼，踩了你姑奶奶的腳！”吳二姑娘站在一棵椿樹下口裡放沫地罵。

“踩一下又怎的，摸一摸呢？”

這調笑聲傳遍了，於是都洶洶地狂笑起來。

“砍頭的！”

“喔！喔！看那燈！”亂雜的人聲，頓時停止了，都轉移到河燈上面去了。

“前面是一個小小的紅燈引導呢。”

大燈沉重走得遲慢。這小紅燈早順著水勢，漂到大眾的前面了，它好像負了崇高的神秘的力量籠罩了大眾，他們頓時都靜默，莊嚴，對著這小紅燈。直待大燈來到的時候，小紅燈已孤獨地漸漸地遠了。

這時候，得銀的娘在她昏花的眼中，看見了得銀是得了超渡，穿了大褂，很美麗的，被紅燈引著，慢慢地隨著紅燈遠了！